



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佛经《般若波罗蜜多经》叙录

汤 君

摘 要:论文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收录的在西夏流传的大体三十九种汉文佛经文献《般若波罗蜜多经》进行叙录。叙录建立在孟列夫叙录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不当、差异、遗失情况随文补充。

关键词:黑水城文献 般若波罗蜜多经 叙录

本文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之《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汉文佛经文献,对西夏流传的大体三十九种《般若波罗蜜多经》进行叙录。本叙录建立在孟列夫叙录的基础上,但亦尽可能地对孟列夫叙录中的不当、差异、遗失情况随文补充,以期给读者提供尽可能全面的西夏般若经典的流传情况。笔者才疏学浅,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教示为谢!

俄TK149《金刚般若经钞第五》¹:残卷。首自“众生或又解云菩提涅槃而为两头八圣道支名之为”至尾;次另行顶格书题“金刚般若经钞第五”;次另行下沉一格小字书题记:“雕印功德,广大如灵空,究竟如法界。 皇庭宴肃,率土丰登,勾当者实相通神,助缘者弥灵积福,飞行水路,带角披毛,俱沐良因,齐等觉案。 时大中祥符九年四月八日雕毕”;次另行顶格书题“朝散大夫行尚书驾部员外郎知丹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轻车都尉借紫梁口施一卷”。正文见《大正藏》卷八第750~752页。每纸28行,行21字,端妍楷体,上下单边。版心有“抄第五”、“抄五”、“钞第五”、“钞五”字样,显系经名及卷数。其下有自“四”至“四十二”的数字,为页码数。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以下简称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卷子装,2019×34.5厘米。纸幅52×34.5厘米。最后一纸30.5×34.5厘米,12行。共1104行。由两位刻工雕成。各纸左端有施主的名字,如“白水县王[式通]口[施及二片]”(第四—5纸),“比丘悟缘并王仁福”(第6纸),“比丘悟缘一片”(第7纸),“白水党行者一片”(第8纸),“[伏龙村曹永]口施一片”(第14纸),“蒲石村杨言施一片”(第26纸),“车度女弟子等”(第31纸),“[俗]弟子口……”(第32纸),“[蒲城贤]……施一片”(第33纸),“蒲城县前行上祚施一片”(第35纸),“[伏龙村女弟子曹氏一片]”(第36纸)(按,诸施主的名字,今于上海古籍影印本处已经不见,待查)。纸色浅黄灰,稍涩,厚0.06—0.07毫米,帘纹几乎显现不出来,每厘米7道。写刻体。有朱砂标记:“疏”字前面是小圆圈。间

¹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54~279页。

或有小字双行夹注。第四纸开头有一方形红印，2×3厘米，楷书印文：“？宗/记耳”。²

按，据题记知其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四月八日，由地方官梁某刻行的。可为宋初西夏人着意搜求汉文典籍之一证，亦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汉文文献从北宋传入西夏的一证。《金刚般若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最早由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四年(402)译出，1卷。以后相继出现5种译本：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大般若经》的第九会)、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鸠摩罗什译者最为著名。经卷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一经之精髓。本卷经名，以前未被著录过。“梁口”之后一字，乃手写的行草体，似“风”或“夙”字，法国的伯希和认为是“夙”字，国内学者一般采用此说。然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称很可能是“胤”字。³其题记之第一个“灵”字，孟列夫错认，或译者错译为“虚”字；第二个“灵”，孟列夫错认，或译者错译为“卢”字。丹州，今陕西宜川县。

俄TK158《夹颂心经一卷》⁴：残。首自“六年求大道，行深不离身”至尾，经文见《大正藏》卷8第848页；次另行顶格书题“夹颂心经一卷”；次另行顶格书题记，文云：“盖闻般若多心经者，寔谓醒昏衢，□高炬，济苦海之迅航，拯物导迷，莫斯为最。文政 覩兹法要，遂启诚心，意引无渴之言，用报父母罔极之德。今则特舍净帽，恳尔良工，彫刻板成，布施含识。欲使佛种不断，善业长流，荐资考妣，离苦得乐，常生胜处，常悟果因。愿随弥勒，以当来愿，值龙华而相见。然后福霑沙界，利及□□。省识之俦，皆蒙比益”；次另行顶格书“天□□盛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八月壬申朔 陆文政施”。页5行，正文行13字左右，宋体，书法一般。上下单边。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折面8×17.5厘米，文面8×13.5厘米。刻印粗糙，写刻体。纸色灰，微淡黄，涩滞，厚0.12×0.13毫米，每厘米七道竖帘纹。各纸的后页边有页码，每纸(最后一纸除外)有6折面。⁵据题记，知本卷的主人应该是西夏的汉族人陆文政，其施印此经的目的在于为亡父母祈福，往生乐土。其施印此经的时间是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的八月壬申朔。这是目前较早的一份经卷。孟列夫称“根据年号合公历1075年。但根据干支是1073年9月15日。”⁶此说误。今查，原卷年号和干支无误。

俄TK159《夹颂心经一卷》⁷：残，版本全同俄TK158卷。首单行下沉两格书题“夹颂心经”，次另行顶格书“若有人受持此经者先须至心命净口业真言”；次另行下沉两格书题“净口业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两格书题“安土地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两格书题“普供养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顶格书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次另行下沉一格书“达磨大师三十七颂 颂曰”，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颂曰”处止，经文见于《大正藏》卷8第848页。正文行13字，宋体，书法一般。上下单边。据其存卷子内容、格式、字体、笔迹等，全同俄TK158卷。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折面8×18.5厘米，文面8×13.5厘米。此刊本十分破旧，损坏严重。折缝背面多处糊有小纸条(当时的裱褙)。⁸亦是陆文政西夏惠宗天赐礼盛

2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4页。

3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75页。

4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5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50页。

6 同上，第151页。

7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14页。

8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51页。

国庆五年(1073)的八月壬申朔所施印者。

按,以上两种,为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八月,由西夏汉人陆文政施舍者。所谓《心经》,全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称《般若心经》、《心经》,玄奘译。传说是唐太宗时玄奘印度取经,路过四川成都,遇一疥癞老和尚,人不敢近,遂一心侍奉。老和尚痊愈,口传一部经,即此部《心经》。玄奘译出,一字不易。老和尚即观音菩萨。玄奘往印度,经八百里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中无人烟,惟多鬼怪,念诸经不能降服,念《心经》则邪魔隐藏。心,指心脏,含有精要、心髓等意。本经一共260字,系将内容庞大之般若经浓缩,成为表现般若皆空精神之简洁经典。全经举出五蕴、三科、十二因缘、四谛等法以总述诸法皆空之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语,即是出自本经。“夹颂”指本经之后,夹杂了八句押韵的诗歌偈颂。此部“夹颂心经”的经名仅见于本处,此前未被著录过。

俄TK124《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⁹:首残,存部分版画;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金刚经启请”,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净口业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安土地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普供养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奉请八金刚”,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奉请四菩萨”,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云何梵”,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发愿文”,次另行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次另行下沉两格小字书“姚秦天竺三藏鸠摩罗什译”;次另行下沉三格正文题“法会因由分第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自《善现起请分第二》至《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等皆如是;尾另行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字样;次下沉三格书题“般若无尽藏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另行下沉三格书题“补阙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普廻向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顶格书题“发愿文”,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文云:“窃以有作之修,终成幻妄;无为之修,契真如故。我世雄顿开迷网,为除四相,特阐三空,闢智慧之门,拂执著之迹,情波永息,性水长澄,乘般若之慈舟,达涅槃之彼岸者,则斯经之意也。然此经旨趣,极尽深玄,示住修降伏之仪,显常乐我净之理,人法俱遣,声色匪求。读诵受持,福德无量;书写解说,果报难穷。诚出佛之宗源,乃度生之根本。予论道之暇,恒持此经,每竭诚心,篤生实信。今者灾迍伏累,疾病缠绵,日月虽多,药石无效,故陈誓愿,镂版印施。仗此胜因,冀资冥祐。倘或天年未尽,速愈沉痾;必若运数难逃,早生净土。又愿邦家巩固,曆服延长,岁稔时丰,民安俗阜。尘刹蕴识,悉除有漏之因;沙界含灵,并证无为之果。时天盛十九年五月 日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 谨愿。”页7行,正文行15字,共457行。宋体,上下双边。各纸的右端有页码数字。卷尾左栏外中部偏下方,有一椭圆形黑墨印鉴,因模糊不识。据卷尾之发愿文,此版本乃为西夏仁宗天盛十九年(1167)五月五日,由太师上公施舍雕刻。其主要目的是为己病祈福。上太师即西夏权相任得敬,此《发愿文》似乎应该出自其手。孟列夫称:“刻印日期合公历1167年5月21日—6月19日。封号为‘秦晋国王’的人未查明。”¹⁰按,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题记的特征,多有“某月 日”的写法,此实当时人的习惯省写。若月日数字相同者,皆如此。故而本处的“五月 日”实际为“五月五日”的省写。至于任得敬“秦晋国王”的称号,虽不被正史明确记载。但根据其“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的称谓,知必是国相察哥死后,其总揽军政,试图分国时期的事情。此版本较之仁宗乾祐二十年(1189)三月十五日罗皇后所刻印者,版画较为粗糙,然内容繁复一些,多出《普供养真言》、《般若无尽藏真言》、《补阙真言》、《普廻向真言》等内容,

⁹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第57~71页。

¹⁰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93页。

且时间早于罗皇后本22年。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共12纸，另有一纸版画。各纸均叠成9.5×20.5厘米的折面，不算版画共66折面。文面9.5×15厘米，画面9.5×14.5厘米。左页边宽3.5厘米。椭圆形印鉴为九叠文字体，大1.5×2厘米。刊本背面折缝处糊有汉文刊本和写本的小纸块。第5纸第6折面第一行被撕去，是补抄上的(当时的修补)。¹¹

俄TK125《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¹²：残片，版本全同俄TK124。首自“转轮圣王则是如来须菩提(白佛言)”至《一合理相分第三十》之“如来说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处，见于《大正藏》卷8第750页。孟列夫以亦以为是：“秦晋国王1167年5月21日—6月19日版本。”¹³

按，姚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所译《金刚般若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是最早的金刚经译本，然题目中没有“多”字。至唐玄奘所译之《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和唐·义净所译之《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其题目中始有“多”字。此两卷佛经，虽标明了是姚秦鸠摩罗什的译本，但题目上显然受了唐人的影响，故而增加了“多”字。经因佛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即“此般若法为诸佛之母，一切无上正等正觉法，亦从此经出生，此经又为诸法之母”之意。以上两卷佛经，出自于西夏仁宗天盛十九年(1167)五月五日西夏权相上太师任得敬之手。任得敬本为汉族人，后因把女儿送入宫廷且当上崇宗皇后而权倾一时。任得敬送女入宫在西夏崇宗大德三年(1137)三月。次年(1171)年八月，任氏被立为皇后。西夏仁宗乾祐元年(1170)四月，任氏以太后身份卒。任得敬则因野心败露，于八月被处死。或云此发愿文中所谓“灾迤伏累，疾病缠绵”之语，乃任得敬欲图篡夺西夏政权的粉饰行径，目的是试探金国的态度。因为此后，辽国派国医为之疗治，而他很快也就痊愈了。关于任得敬所施刻的这个版本，孟列夫《叙录》里称另有俄TK143所藏的版画，是俄TK124卷的第2面版画，待查；另有俄TK126卷，“木刻本，经折装，秦晋国王1167年5月21日—6月19日版本，经文，同《大正藏》卷8第750页上栏第6—22行。”今不见，待查；另有俄TK127卷，“木刻本，经折装，秦晋国王1167年5月21日—6月19日版本，正文前面的附录，第一纸第2折面，标题是：《安土地真言》、《普供养真言》、《奉请八金刚》。”今不见，待查；另有俄TK115卷，“木刻本，经折装，秦晋国王1167年5月21日—6月19日版本。”¹⁴本文认为此版本并不同于任得敬的版本，说见下文。

俄TK128《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¹⁵：首版画《一切如来般若佛母众会》，佛母正面盛装丽服坐于中央莲座上，头部上方榜题“一切如来般若佛母众会”。周围三十七身妇女像：最上八位着饰装戴高锥形帽，中间十九位着素装梳塔形发式，最下十位着素装留短发。诸像有顶光，手结印契；次另行顶格书经咒两行，次另行顶格书“此云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次另行下沉四格小字书“兰山觉行国师沙门 德慧奉 敕译”，次另行下沉一格小字书“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悖睦懿恭 皇帝 详定”；次顶格书“敬礼般若佛母”，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尾；次另行顶格书题“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次另页顶格书题“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次另行下沉四格小字书“兰山觉行国师沙门 德慧奉 敕传译”，次另行下沉一格小字书“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悖睦

11 同上，第92~93页。

12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第72页。

13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93页。

14 以上均见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93页。

15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第73~77页。

懿恭 皇帝 详定”；次另行顶格书“敬礼般若佛母”，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尾；次另行顶格书题“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 竟”；次另页顶格书题“御制后序”，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文云：“粤以真空绝相，声色匪求；妙有不无，凡庸叵测。惟我正觉恢运，悲心有感，必通无机，不应因言显不言之奥懋，阐真空示物名不物之玄。廓昭妙有，施舍万行，慧彻三空，俾乘般若之舟，庶达波罗之岸。甚深之法，实在斯经，文简义丰，理幽辞显。括十二部之分教，总六百卷之大经。色即是空，万浪风恬而真性寂尔；空即是色，千江月印而妙用昭然。不执二边，不着中道，绝灭五蕴，涤除六尘。一切众生，仗兹而度苦厄；三世诸佛，依此而证菩提。朕覩胜因，遂陈诚愿。寻命兰山觉行国师沙门德慧重将梵本再译，微言仍集，真空观门，施食仪轨附于卷末，连为一轴，于神妣 皇太后周忌之辰，开版印造番汉共二万卷，散施臣民。仍请觉行国师等烧结灭恶趣，中围坛仪，并拽六道，及讲演《金刚般若经》、《般若心经》，作法华会、大乘忏悔，放神幡，救生命，施贫济苦等事，恳伸追荐之仪，用达劬劳之德。仰凭觉荫，冀锡冥资，直往净方，得生佛土，永住不退，速证法身。又愿六庙祖宗，恒游极乐；万年社稷，永享升平。一德大臣，百祥咸萃；更均馀祇，下逮含灵。天盛十九年岁次丁亥五月初九日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悖睦懿恭 皇帝 谨施”。页8行，正文行16字，共126行。宋体，上下单边。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4纸，另有一纸版画，版画折成两面。第1—3纸各5折面，第4纸4折面。除版画外整个刊本共19折面，折面11×22厘米，文面11×16.5厘米。右页边和各段后有页码。纸色灰，光滑，每厘米七道帘纹，厚0.10—0.14毫米。版画栏面22×16厘米，双栏。¹⁶

按，《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宋施护（？—1017）译，施护本宋北印度迦湿弥罗国人，是北印度乌填曩国帝释宫寺僧，太平兴国五年(980)随兄长天息灾一同携带梵本来京，七年(982)七月参加天息灾、法天的译场工作，试译《圣佛母小字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后又参译了巨量佛经的翻译，天禧元年(1017)灭寂。《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序及流通，讲佛在王舍城鹫峰山入定，舍利子问菩萨摩訶萨说法，陈五蕴自性皆空，亦即所谓即色是空，即空是色，一切法如是空相，无所生，无所灭，无垢染，无清静，无增长，无损减的道理，佛出定赞之的故事。本卷则标明是西夏仁宗重新敕定贺兰山沙门觉行国师德慧所译。此译本仅见于黑水城文献，故而不是很著名。据《御制后序》，知本卷刻行于西夏仁宗天盛十九年(1167)五月初九日，刻行的原因是这一天为仁宗的母亲即皇太后的周年忌日。仁宗为崇宗之长子，其母亲为崇宗妃曹氏。曹氏为曩霄时期把关太尉曹勉之孙，于西夏崇宗元德二年(1120)春三月立为妃。仁宗即位后尊自己的生母曹氏为国母。西夏崇宗大德五年(1139)年六月崇宗死，仁宗即位，时年16岁。则仁宗生于西夏崇宗元德六年(1124)。西夏崇宗大德四年(1138)年八月任得敬之女任氏被立为皇后，次年(1139)年六月崇宗即死。任得敬恃权，多行不法，任太后屡诫不听，以盛满为忧，于西夏仁宗乾祐元年(1170)四月，因忧伤过度而卒。则此处的皇太后当指仁宗生母曹氏。据此题记，则曹太后之死在仁宗天盛十八年(1166)五月初九日。本卷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和任得敬天盛十九年(1167)五月五日所刻施者几乎同时，前后仅仅相差四天。任得敬所刻者托病为辞，而仁宗此时恰好要追念母后，两者之间，不无联系。孟列夫《叙录》以为曹氏大约是1107—1164年人¹⁷，故而他推测仁宗这次施刻，大概是在曹氏三周年忌辰。¹⁸所说应误。

俄TK14：《金刚般若波罗蜜经》¹⁹：首版画《释迦摩尼说法图》，画面上，佛侧坐于宝座上，周围有诸佛、弟子、听众环绕。佛身后榜题有“十大弟子”、“八金刚”、“四菩萨”。

16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56页。

17 同上，第155页。

18 同上，第157页。

19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99—309页。

佛座下方榜题有“比丘众”；佛身前榜题有“长者”、“须菩提”、“天人众”、“舍卫国王”、“善男子”、“讫陀太子”、“善女人”、“婆罗门众”等；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金刚经启请》，次另行顶格书启请内容如《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请八金刚》、《请四菩萨》、《云何梵》、《发愿文》等，为经文附录，28行，韵语为主，文见于《大正藏》卷85第1页；次另行顶格书经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次另行下沉六格小字书“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次另行下沉三格正文题《法会因由分第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页6行，正文行18字，共367行，次自《善现起请分第二》至《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等皆如是。文见于《大正藏》卷85第1—8页；尾另行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字样，左下残印鉴一枚，竖二行6字，自右至左存如“温家寺道院记”字样，“记”字本残，据俄TK17补；次边尾顶格题跋“大夏乾祐二十年(1189)岁次己酉三月十五日正宫 皇后罗氏谨施”字样。经折装，上下双边。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13纸，另有一纸版画。每纸均叠成11×29厘米的折面，版画有4折面，第1至第12纸各5折面，第13纸2折面。共计66折面(含版画)。文面11×23厘米。有页码，纸色浅褐，宋体，蓝布封皮包在用西夏文和汉文写本及刊本的纸粘成的硬纸板上。刊本折缝的背面糊有写着西夏字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²⁰为区别以下某些卷子，孟列夫称本卷为“甲种本”。

俄TK17：《金刚般若波罗蜜经》²¹：版本全同俄TK14，首版画，次启请内容，次自《法会因由分第一》至《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次另行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字样。唯“温家寺道院记”之印鉴的位置在卷首《净口业真言》之下，而不在卷尾；又无“大夏乾祐二十年(1189)岁次己酉三月十五日正宫 皇后罗氏谨施”字样之题跋。卷末附两残片：编号俄TK17P1的《佛经》，手写，行书，顶格，以小圆圈为句读，文云：“最初名拘留孙，最后楼至，有此娇陈，迦叶大目犍连舍利佛天龙”等；编号为俄TK17P2《佛经发愿文》(西夏文)。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保存有被烂孔断为两块的正文。刊本折缝处粘有汉文和西夏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²²

俄TK1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²³：版本亦全同俄TK14，首版画，次启请内容，次自《法会因由分第一》至《离相寂灭分第十四》。本卷的特殊性在于：卷首版画有粘贴残画的明显痕迹；尾题跋“大夏乾祐二十年(1189)岁次己酉三月十五日正宫 皇后罗氏谨施”字样，亦当属粘贴上去。又其尾题跋之下，卷子尾端左下角有雕花印鉴一枚，暂不识内容；次另行左下角有手写行书“李善进”字样，当是卷子的修复人和保存者。本卷无“温家寺道院记”字样的印鉴。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版画为第1至第4折面，附录和前半部经文为第1纸第1折面至第6纸第6折面，题记为第13纸第2折面。纸色柠檬黄，帘纹模糊，每厘米7道，厚0.16—0.18毫米，折面11×28.5厘米。首尾有蓝布蒙面的封皮，封皮硬纸板用此刊本和其他刊本的纸片粘成。题记后面有莲花型的黑印(1.5×2厘米，上面有个“李”字)。此刊本折缝背面粘有汉文刊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²⁴

俄TK39：《金刚般若波罗蜜经》²⁵：残卷，版本亦全同俄TK14。首残，自：“所作福德

20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94页。

21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第337~347页。

22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96~97页。

23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第348~354页。

24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97页。

25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4~25页。

不应贫着是”至卷尾，另行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次，似粘贴的一页《般若无尽藏真言》，下沉三格书题，另行顶格书正文，正文行16字；次，仍粘贴尾部“大夏乾祐二十年(1189)岁次巳酉三月十五日正宫 皇后罗氏谨施”字样之题跋。本卷的《般若无尽藏真言》9行，明显是粘贴上的。而末尾之题跋，则实原卷之一部分，因脱落而被人修复的痕迹很明显。本卷背后有编号俄TK39V的西夏文《佛经》片段(暂不明内容)和《账目》片段，依稀辨出有“□□拾丈□吃(当作尺?)哆栗材叁驴”之类的字眼。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第12纸第1折面至第13纸第2折面。经文结尾(第13纸第1折面)和题记(第13纸第2折面)之间粘有两页手写的陀罗尼：《般若无尽藏真言》；《补阙(?)真言》。纸色浅黄灰，厚0.15—0.17毫米，折面11×26.5厘米，最后面有封底的余幅，用西夏文刊本和汉文写本的小纸片粘成的硬纸板。刊本折缝处粘有许多小纸块(当时的裱褙)。²⁶

俄TK45：《金刚般若波罗蜜经》²⁷：残卷，版本亦全同俄TK14。首残，存部分版画；次《金刚经启请》、《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请八金刚》、《请四菩萨》、《云何梵》、《发愿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题、“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 译”题记、正文《法会因由分第一》、《善现起请分第二》、《大乘正宗分第三》、《妙行无住分第四》等至《如理实见分第五》之“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处，凡版画、格式、字体、印刷，皆全同俄TK41。为乾祐二十年(1189)三月十五日之罗氏原版。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版画为第3—4折面，附录和经文开头为第1纸第1折面至第3纸第1折面。刊本折缝背面粘有汉文刊本的小纸块。²⁸然本卷背后有编号为俄TK45P的西夏文《文书》片段，据孟列夫描述，实际为粘上的裱褙上的文字，不过其文字却为西夏文，可能是孟列夫认错。

俄TK4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施印题记》²⁹：此版本亦全同俄TK14，唯无正文，只剩题记“大夏乾祐二十年(1189)岁次巳酉三月十五日正宫 皇后罗氏谨施”字样；题记外卷尾手书佛偈四句：“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佛子行道已，来世得作佛。”偈尾小字手书“李善进”三字，显然，李善进是此残卷的保存者和偈语的作者、书写者。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刊本的最后一面(第13纸第2折面)，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³⁰

俄TK1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³¹：首无版画，尾无题目、印鉴和题跋，其余内容、格式、字体、字数大体与俄TK14、俄TK17相同，乍看和俄TK14、俄TK17似属同一版本，其实又不然：《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后之偈语“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四句，俄TK14、俄TK17紧随正文后，不另行，不空格，而本卷则另行下沉三格书，分两行，同行上下隔四字书。又《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后之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俄TK14、俄TK17亦紧随正文后，不另行，不空格，而本卷则另行下沉三格书，分两行，同行上下隔二字书，故俄TK14、俄TK17卷共367行，本卷369行。两种版本的上下边栏形状有若干处不同。故而二者不属于同一版本。又本卷背后杂书有“同乡(或作“宗”?)胡僧的”字样，此胡僧当是指某西域僧人。为区别俄TK14

26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01页。

27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39~40页。

28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97页。

29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27页。

30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02页。

31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第325~335页。

卷，孟列夫称本卷为“乙种本”。其《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但系用另外的雕版所印。版画和题记(第13纸第2折面)阙失，所有测量数据与甲种本相同。经文和附录同甲种本完全一致。纸色褐灰，每厘米9道帘纹，厚0.14—0.18毫米。甲种本的尾题在第13纸第1折面，乙种本的在第13纸第2折面。此刊本折缝破裂，多处粘有汉文和西夏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³²

俄TK42、俄TK44、俄TK46、俄TK48、俄TK49、俄TK52、俄TK54、俄TK57《金刚般若波罗蜜经》³³：多种残卷拼合而成，版本全同俄TK16。首残，自“奉请青除灾金刚 奉请辟毒金刚”，至尾，尾有题目《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题跋“大夏乾祐二十年(1189)岁次己酉三月十五日正宫 皇后罗氏谨施”字样。其《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后之偈语的排版，全同俄TK16，说明其和俄TK16的确均是翻刻俄TK14而成。又其中俄TK48卷背有编号为俄TK48P的《佛名经》残片，残片上端为释迦牟尼说经残像，下面为“南无”、“龙尊王”、“佛”、“无忧”、“德佛”等字样；俄TK49卷背有编号为俄TK49P的《天庆年间裴松寿处典麦契》一份，甚残，草书，依稀辨出：“胡住见……裴松寿处取到麻子五升加七利共十七利……其大麦限至来八月初一日交还，如限日不见交还之时，每一斗倍罚一斗与松寿。麦用不同……寿填还上件本利……天庆十一年(1204)五月廿四日……嵬名圣由□□……次男□□……知见人马能嵬□……书文契人张□□……”云云。此文字表明，至少在西夏桓宗天庆十一年(1204)以前，翻刻乾祐二十年(1189)皇后罗氏所施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仍然是很普遍的现象。按，本组合拼凑卷，在孟列夫《叙录》里，均断定为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因其分开描述，兹依据其情况视需要补充如次：俄TK42，附录为第1纸第4—5折面，经文开头为第2纸第1—4折面；俄TK44，附录为第1纸第3折面。折缝处粘有汉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俄TK46，经文为第2纸第2折面至第4纸第4折面，刊本折缝背面粘有许多小纸块(当时的裱褙)；³⁴俄TK48，经文为第5纸第3折面至第6纸第4折面，刊本折缝背面粘有刊本《三十五佛名经》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³⁵俄TK49，刊本折缝背面粘有汉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³⁶俄TK52，经文为第6纸第5折面至第7纸第1折面；俄TK54，经文和题记，保存了第7纸第2折面至第9纸第1折面、第9纸第4折面至第12纸第2折面、第12纸第5折面至第13纸第2折面，刊本背面的折缝处间或糊有小纸块(当时的裱褙)；³⁷俄TK57，经文为第12纸第3—4折面。³⁸

俄TK20：《金刚般若波罗蜜经》³⁹：残卷，只存《法会因由分第一》全文以及《善现起请分第二》题目。其版本或同于俄TK14、俄TK17、俄TK18，或同于俄TK16，因线索太少，暂不能定。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1折面，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第2纸第1折面，折缝里糊有汉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⁴⁰

按，以上数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俄TK14、俄TK17、俄TK18、俄TK39、俄TK41、俄TK45六种版本同，刻行时间明确在西夏仁宗乾祐二十年(1189)三月十五日，主持刻写者为正宫罗皇后。西夏崇宗大德五年(1139)年六月，仁宗即位，十二月，纳后罔氏。西夏仁宗天

32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96页。

33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27~36页。

34 以上三种均见于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98页。

35 同上，第99页。

36 同上，第98页。

37 同上，第100页。

38 同上，第101页。

39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第325~335页。

40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98页。

盛十七年(1165)冬十一月, 罔氏卒。西夏仁宗天盛十九年(1167)三月, 立罗氏为后。罗氏本中原人, 因战乱陷没于西夏, 时入宫已数年。仁宗幸之, 遂立为皇后。罗皇后施刻此经的目的何在? 按照西夏皇家施刻佛经的惯例, 一般大型的施刻, 都有序跋介绍施主施刻的原因、规模、祝福等, 但此次施刻保存下来的经卷如此之多, 却未发现其留下的题跋之类, 的确奇怪。因无题记, 故而没有直接答案, 但据刻印的日子恰好是在“三月”, 则与其两年前被立为后的时间完全一致。考虑到罗氏为后的原因, 所以推测其施刻本经的原因在于感恩佛主令她的命运神奇转运吧! 其保存者或为“温家寺道院”, 或为某僧徒, 如“李善进”等。从保存情况来看, 保存在温家寺道院的俄TK14、俄TK17两种, 比较完整无损; 而保存在僧徒李善进手里的俄TK18, 则有明显的粘贴、修复痕迹, 内容也不完整, 当是残损后收集的。从俄TK39的粘贴修复痕迹, 颇疑亦此李善进僧徒所为。又据俄TK41残留的题跋和书写的偈语, 知李善进很可能就是温家寺道院的僧徒, 他对佛经的修复本身, 也是一种修为的功德。另据俄TK16卷和俄TK42、俄TK44、俄TK46、俄TK48、俄TK49、俄TK52、俄TK54、俄TK57的排版情况, 则可能是后来翻刻俄TK14、俄TK17、俄TK18所成, 故而无版画、印鉴和题跋等。其卷背“胡僧”云云, 应指印度或西域僧人, 因为大体西夏文献中的佛经卷子上, 僧徒的名字多为“李善进”之类的全名。西夏王朝时期, 包容了大量来自西域或印度的僧人, 他们与宋王朝的联系切断后, 与西夏政权的来往颇为频繁。换言之, 西夏已经代替唐王朝, 扮演着联系中印佛教交流和沟通的角色。另据俄TK49P《天庆年间裴松寿处典麦契》可知这些卷子至少在西夏桓宗天庆十一年(1204)以仍被保存。裴松寿显然是世俗人名, 但其中还有些显系党项人或其他少数民族人的姓名。以上本文对于诸卷版本的判定, 基本同于孟列夫, 然其中也有两卷有分歧: 俄TK20, 孟列夫的判断为甲种本, 但也未能提出具体的证据, 故而本文还是存疑于甲种本和乙种本的两可之间; 俄TK45, 孟列夫认为是乙种本, 本文比对其卷面情况以为应属于孟列夫所言之甲种本。此外,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孟列夫另有若干种关于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之甲种本和乙种本的判断意见。如, 孟列夫认为, 俄TK43、俄TK19、俄TK31、俄TK32、俄TK33、俄TK34、俄TK35、俄TK37、俄TK36、俄TK38、俄TK308、俄TK40等12种卷子, 均是“木刻本, 经折装, 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然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中, 这些卷子均未见, 可能已佚。故而本文摘抄孟列夫《叙录》相关描述如次: 俄TK43, 版画(第4折面)、附录和此经的首题(第1纸第1—5折面)。首题后面有小字的译者署名; 俄TK19, 此件不全。保存下来的是附录和被烂孔分成两块经文。有首题, 其后为小字的译者署名;⁴¹俄TK31, 经文开头。第2纸第1—5折面; 俄TK32, 此件不全, 保存下来的是经文部分(第2纸第3折面至第6纸第5折面)。此刊本折缝上多处粘有小纸块(当时的裱褙);⁴²俄TK33, 此件不全, 各纸被从上面和沿外端裁成9×20厘米的开本(显然是准备粘成硬纸板作封皮用)。保存了经文的片段; 俄TK34, 经文, 保存片段部分。此刊本折缝背面粘有许多小纸块, 有些是西夏文写本和汉文刊本(当时的裱褙); 俄TK35, 经文部分, 第5纸第1—4折面。此刊本折缝背面粘有西夏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⁴³俄TK37, 6折面, 下部被撕去, 经文, 第6纸第5折面至第7纸第5折面; 俄TK36, 经文部分, 第7纸第1—5折面。此刊本折缝背面糊有许多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俄TK38, 经文, 第9纸第1折面至第11纸第3折面。此刊本背面折缝处裱有许多小纸块, 此外, 有的折缝处还用褐线缝着(当时的修补);⁴⁴俄TK308, 残片, 13.5×21厘米, 第11纸第2—3折面, 下部被撕烂; 俄TK40, 下边被撕掉, 残存的折面11×24.5厘米, 经尾和题记。第13纸第1—2折面, 有尾题。⁴⁵此外, 孟列

41 以上两种均见于孟列夫著, 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 第97页。

42 同上, 第98页。

43 同上, 第99页。

44 同上, 第100页。

45 同上, 第101页。

夫认为,俄TK89、俄TK47、俄TK51、俄TK50、俄TK55、俄TK53、俄TK56等7种卷子为“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然查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此7种卷子亦均未见。此故按照孟列夫描述补充如次:俄TK89,第5纸第2折面下半截残片,经文;俄TK47,经文,第5纸第4—5折面。此刊本折缝背面糊有许多小纸块(当时的裱褙);俄TK51,经文,第6纸第1—5折面;⁴⁶俄TK50,经文,保存了第6纸第3折面至第7纸第5折面;第8纸第5折面至第9纸第4折面;俄TK55,经文,第8纸第2—5折面。此刊本折缝背面糊有许多小纸块(当时的裱褙);⁴⁷俄TK53,经文,第10纸第5折面至第11纸第1折面。此刊本折缝背面糊有小纸块(当时的裱褙);俄TK56,经文,第11纸第3折面;⁴⁸

俄TK18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⁴⁹:残片,首尾和下端残缺。首自“世尊如来”至“(世)尊佛告须菩提尔所国口”处止,见于《大正藏》卷13第751页。因下半部残缺,故而无法推测其正文每行字数,推测约有11字,5残行。宋体,大字。双行小字注。上单边,推测下亦单边。右端卷首有“金”字,为经名简称。推测版心下中部应有页码数字。孟列夫《叙录》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卷子13×22厘米。纸色浅褐,厚0.09—0.10毫米,帘纹模糊,每厘米10道,有竖纹。(11世纪下半期的)宋版本。背面粘有一条薄纸(当时的裱褙)。⁵⁰

俄TK144《般若波罗蜜多心经》^①:残卷。首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至尾;次另行顶格书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处止。玄奘的译文,增补了此经相关译本所无的陀罗尼后面的七言诗。页5行,正文行11—12字,见于《大正藏》卷8第848页。楷体,上下单边。孟列夫《叙录》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折面8.5×18.5厘米,栏面8.5×15厘米。纸色浅黄灰,涩滞,厚0.10—0.12毫米,每厘米8道帘纹。写刻体。11世纪末的。此刊本折缝背面糊有纸条(当时的裱褙),纸条上面间或有手写的汉字和西夏字。与俄TK245《佛说三十五佛名经》大概是同一刊本或者同类刊本的开头部分。^②

按,俄TK245《佛说三十五佛名经》⁵¹:残。首顶格书题“佛说三十五佛名经”,紧接下沉一格双行小字书“出大宝积经优波离会第二十四”,次另行界格下沉四格小字书“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诏(译)”;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若诸菩萨成就五无间罪犯波罗夷或”处止;次自“南无精进喜佛”佛像、佛名至“南无莲花光(游戏神通)佛”佛像、佛名处止;次另行顶格存“皆得解脱”字样;次另行顶格题“佛说三十五佛名经”;次另行顶格书韵语“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至“今诸佛世尊当证知我当忆念我我复于诸佛世尊前作如是”处止,见于《大正藏》卷11。页5行,正文行12字,楷书,上下单边。“皆得解脱”四字下方下沉五格有“三”字,当为页码数。其菩萨图像和行文格式等均与俄TK140、Дх1336不同。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折面8.5×18.5厘米,栏面8.5×15厘米。纸色褐灰,涩滞,厚0.10—0.12毫米,每厘米8道帘纹。写刻体。此刊本折缝背面糊有手写的西夏文和图画的纸条(当时的裱褙)。⁵²依据孟列夫对俄TK245《佛说三十五佛名经》纸张的描述,可知其推测俄TK245和本卷属于同一刊本或同类刊本的理由所在。本文认为,这两种卷子虽然在纸质上相当统一,只能说明他们有可能出于同一刻印单

46 同上,第99页。

47 同上,第100页。

48 同上,第101页。

49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149页。

50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91页。

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第234~235页。

②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06页。

51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306~308页。

52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43~144页。

位和同一刻印时间，但并不能推测他们是同一刊本或同类刊本。

俄TK279《大般若波罗蜜多经》⁵³：残片。首自“亦不可取”至“好亦不可”。四周多残，故而无法推测每行字数。宋体，上单边，推测下亦单边。孟列夫《叙录》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残片，25×16厘米，纸色黄，厚0.12—0.14毫米。无书题。1132(?)，宋版本。⁵⁴其以为可能是1132年的宋版本，未知何据。

俄TK189《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⁵⁵：残片。首顶格书题“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处止。正文行11字，楷体，手书于白纸上，书法粗糙。半页四行。无边框。其背面有编号为俄TK189V的西夏文《佛经》一页，内容暂不识，有粗糙界格。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写本，经折装。开头的两折面，尾部阙失。折面8×18厘米。纸色乳白，纸质光滑，结实，厚0.16—0.19毫米。天头高1.5厘米。12世纪上半期的。⁵⁶即《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俄TK141《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上》⁵⁷：残卷。首残存“行识常乐我净亦不”至“若菩萨随诸有情见一见二即是不见一二之义，了知一二非一非二即胜义谛取”处止，为《观如来品第二》、《菩萨品第三》、《二谛品第四》的内容，见于《大正藏》卷8第835—839页。页6行，正文行15字，楷体，上下单边。版心上半部中有“仁王上”或“仁王经上”字样，下半部中有“四”至“十三”字样，乃页码。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保存下来的是第4至14纸，第4—15纸各5折面，第16纸只有1折面。折面9.5×17.5厘米，文面9.5×14.5厘米。纸色灰，纸质光滑，厚0.13—0.15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写刻体。12世纪上半期的。⁵⁸

按，《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有两本，旧本为鸠摩罗什所译，题《佛说仁王般若波罗蜜经》，二卷。新本为唐不空所译，题《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亦二卷。不空所译又作《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陀罗尼念诵仪轨》、《仁王护国般若仪轨》、《仁王念诵仪轨》，略称《仁王经》，收于《大正藏》卷19。此经解释《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下“奉持品”之文句，并说明仁王经法曼荼罗建立之仪则及修法次第。仁王指当时十六大国之国王。佛对诸王，各护其国，使之安稳，故为说般若波罗蜜多深法之经文，谓受持讲说此经，则七难不起，灾害不生，万民丰乐。为镇护国家，增长寿命，天下泰平及除灭七难(日月、星辰、水、火、大风、灾旱、兵贼)所修之秘法，故自古以来以之为护国三部经(鸠摩罗什所译《仁王般若波罗蜜经》二卷、昙无讖所译《金光明经》四卷与义净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七卷)之一，公私皆为禳灾祈福读诵之。

俄TK182《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⁵⁹：残。首自《正信希有分第六》之“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至《离相寂灭分第十四》“(是人则为第一)一希有何以故此人无我无”处止，见于《大正藏》卷8第749—750页。页5行，因所有卷面残下端，故而无法推测其正文每行字数，推测约有15字。楷体，上单边，推测下亦单边。孟列夫《叙录》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第4纸(最后3折面)、第5至第7纸(均6折面)。纸色黄。12世纪上半期的。⁶⁰

53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369页。

54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91页。

55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190页。

56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06页。

57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第205—216页。

58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05页。

59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150—153页。

60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91页。

俄TK247《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版画》⁶¹：唯存版画，画有坐像释迦牟尼佛、诸大菩萨、十方诸佛、国王大臣等群像。佛侧坐于莲花高座，胸部裸露，左手置膝，右手小臂上举。身体和头部有光轮，发射处有圆边围绕，身体共三圈，头部共两圈。佛前小供桌以花纹桌布覆盖。佛左右各僧一，皆合掌立。佛首上方为花朵和祥云，佛首左侧有菩萨五，右侧有菩萨四。左边五菩萨上方榜题“释迦牟尼佛”、“诸大菩萨”。供桌前有小地毯，上跪一弟子，其后坐七弟子，皆合掌，榜题“国王大臣”。各像头部均有光轮，弟子上方有花朵和乐器。大臣上方祥云里有十身小佛，榜题“十方诸佛”。版画下部和边白处亦祥云和吉祥物。上下单边。此版画不同于前此任何一幅同题材画像。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经折装，1纸，3折面，折幅9.5×20.5厘米。全纸28.5×20.5厘米，画面28.5×16厘米。纸色褐灰，12世纪中期的。⁶²

俄TK17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⁶³：残卷。首自“有持戒修福者于此”至《如法受持分第十三》之“世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次自“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边不可思议”至《究竟无我分第十七》之“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须菩(提)”处止；次自“量口口祇劫于燃灯佛前得值八百”至“所得功德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处止。以下残。见《大正藏》卷8第749页—751页。页5行，正文行13—14字，宋体，上下单边。页右端有页码。每小题目下和正文中，均用小圆点作句读。其背有编号为俄TK178V的《佛经》残片。孟列夫《叙录》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折面9×19.5厘米，栏面9×18厘米。12世纪下半期的。刊本背面折缝处粘有汉文刊本、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的纸块(当时的裱褙)。⁶⁴

俄TK180《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⁶⁵：残。首下沉三格书题“金刚经启请”，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净口业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安土地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普供养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请八金刚”，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请四菩萨”，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云何梵”，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发愿文”，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下沉一格书“为平声”“为口口”，小字反切注音；次另行下沉两格小字书“姚秦天竺三藏鸠摩罗什译”；次另行下沉三格正文题“法会因由分第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自《善现起请分第二》至《非说所说分第二十一》之“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处止，中间多有残缺破损。页5行，正文行14字，宋体，上下单边。不同于其他版本。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12世纪后30年版本，木刻本，经折装，每纸5折面，面幅8.5×20.5厘米，栏面8.5×16.5厘米。⁶⁶

俄TK116《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注》⁶⁷：残卷。首残存“(波)罗蜜多心经题都口 五句以明众生本心”至“此经喻指如大地何物不从地之所生诸佛唯指一心何法不因心之所立但了心地”处止。端倪楷体，正文大字，行10字；双行小字注文，端倪宋体，双行32字。多有残破。

61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312页。

62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231页。

63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125—128页。

64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92页。

65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144—149页。

66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94页。

67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第29—35页。

孟列夫《叙录》题此经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不出名译本。根据《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玄奘译)编成的作品，并按密宗经的形式(有经的冗长异文)增补了结尾。经文附有大量的注释。”其描述与今见出入较大，故而暂全录于此：“木刻本，蝴蝶一经折装，每纸4面，每两面一对，按蝴蝶装样式印刷，有白口，但页码在第二对的白口上，各纸粘成折子。共8纸(整个刊本有32折面，但第一纸前两折面和第8纸后两折面阙失，现存28折面)，每面9.5×20厘米，栏面9×19厘米，单栏。外边损坏严重，几乎到处破烂，常常影响到第二行。面5行，行10—11字，小字双行注释为16字。纸色浅黄色，涩滞，厚0.10—0.12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宋体字，注释中的字竖笔稍长，无书题，金刊本(12世纪末的)。分三部分。一、序言，只剩下对标题的解释。从开头到第2纸第2折面(第2行)。从：‘□□[岂在繁论摩诃]□□□’到：‘所分别也’。二、经文。第2纸第2折面(第3行)至第7纸第4折面。从：‘观自在菩萨(此颇凡夫历劫背心唯观诸法被法)到：‘必无老谬[疾]’。陀罗尼前的部分同《大正藏》第8卷第848页下栏相符。三、后序发愿文。第8纸第1—2折面，末尾阙失。讲述诵读此经带来的好处。”⁶⁸

俄TK179《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⁶⁹：首版画，上下双边，佛侧坐于莲花上，右边10人，榜题“十大弟子”。再右侧和左侧分别有两护卫和两侍从。莲座下有狗和狮子各一头。一佛坐于毯上，左边有诸画像，榜题为“须菩提”、“给孤长者”、“舍卫国王”。身后是祁陀太子和两随从像，他们上方有四身天人众；稍远处小毯上是四身比丘众，高处立一身婆罗门，身后有持礼仆人一名和护卫四名。更远处为四身善男子和善女人。群像的上方两侧，为向佛的飞天；次另行顶格书题“金刚经启请”，下紧接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净口业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安土地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奉请八金刚”，以下缺；次另行顶格书题“发愿文”，紧接下沉两格书正文；次紧接上文尾下沉一格书题“云何梵”，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次紧接下沉两格小字书“姚秦三藏鸠摩罗什奉诏译”；次另行下沉三格正文题“法会因由分第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自《善现起请分第二》至《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等皆如是；尾另行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字样；次下沉三格书题“般若无尽藏真言曰”，次另行顶格书正文，双行小字语音注释；次下沉三格书题“随心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另行下沉三格书题“补阙圆满真言曰”，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正文页5行，行15—16字，见于《大正藏》卷8第748—752页。宋体，上下单边，字迹、版画精美。《善现起请分第二》题下有“金”字，表明经名；其余各题下或标注“三”、“四”、“五”以至“十七”等字符，表示页数，有的数目字有墨围；有的是在小圆圈内写成，黑底白字；有的从右向左排列；有的在粘接处的边栏右边。分配显然不是很一致、均匀。观其版画和卷子内容，既与俄TK124不完全相同，也与仁宗乾祐二十年(1189)三月十五日罗皇后所刻印者不完全相同。孟列夫《叙录》依据原版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第1纸(第1至4折面)、第2至第18纸(各5折面)、第19纸(1折面)。封皮用几层黑布粘成，各层之间夹有衬纸，有一张衬纸是手写的草书体的汉文文书。上下封皮连在一起。折面11×30厘米，栏面11×24厘米。纸色浅黄灰，涩滞，厚0.14×0.18毫米，每厘米6道帘纹，12世纪末的。段落的划分不完全与《大正藏》相同。折缝处里面粘有小纸条(当时的裱褙)。此版本在外表上同1189年的皇室版本相似。⁷⁰

俄TK26《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⁷¹：残卷。首存内容自“奉请紫贤金刚 奉请大神金

68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75~176页。

69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131~144页。

70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02~103页。

71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15页。

刚”顶格写，中隔三字格；次《请四菩萨》偈，次《云何梵》偈，次《发愿文》偈，次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下沉两格小字书“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法会因由分第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页10行，正文行17字，至《依法出生分第八》之“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何以”处止。宋体，上下单边。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13世纪初版本。木刻本，经折装，折面5.5×12.5厘米，文面5.5×12.5厘米。纸色浅灰，厚0.09—0.12毫米。⁷²

俄TK115《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⁷³：残卷，版本同俄TK27。首自“云何得长寿”至“广为众生说”处；次《发愿文》偈，次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次另行下沉两个小字书“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法会因由分第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仅存“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数字。楷体，行13字，上下单边。孟列夫描述本卷“木刻本，经折装，秦晋国王1167年5月21日—6月19日版本。”⁷⁴然从字迹、排版、行字数、边栏情况来看，此与俄TK27全同。

俄TK106《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⁷⁵：残卷，版本同俄TK27。首自“来而实无来是故名阿耨舍须菩提”至《如法受持分第十三》之“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去何奉持佛告须菩提”处止。楷体，页5行，行13字，上下单边。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与俄TK104为同类版本。折面7×13厘米，文面7×10厘米。第4纸第22—29折面，共8折面。纸色浅灰，略带黄褐，每厘米7道帘纹，厚0.11—0.13毫米。写刻体。13世纪初的。背面粘有写着汉文草体字的纸(当时的裱褙)。⁷⁶其中，孟列夫以为正文行12字，有误。

俄TK27《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⁷⁷：残卷。首自“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云”至《离离相分第二十》之“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处止。楷体，行13字，上下单边。其卷背有编号俄TK27P的汉文残片杂字，依稀可辨的有“寸半叁條各长捌尺”、“书”、“已顶礼膜”字样等。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与俄TK104为同类版本。纸色浅灰，栏线(按，指上下边线)粗糙，写刻体，13世纪初的。此刊本背面折缝处粘有手写的汉文文书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⁷⁸

俄TK104《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⁷⁹：残卷，版本同俄TK27。首自第十九之“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何以故”至《无法可得分第二十二》之“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处止。楷体，页6行，行13字，上下单边。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折面7×15.5厘米，文面7×10厘米，6折面(第60—65折面)。纸色灰白，每厘米6道帘纹，厚0.09—0.11毫米，写刻体，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⁸⁰

俄TK28《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⁸¹：残卷，版本同俄TK27。首自“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72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03页。

73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第28页。

74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93页。

75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第1~2页。

76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04页。

77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16~17页。

78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04页。

79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400~401页。

80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03页。

81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17~18页。

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至《净心行善分第二十三》之“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处止。楷体，行13字，上下单边，与俄TK27为先后残卷。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纸色灰白，有几处是写刻体，无书题，13世纪初的。此书保存了两件残片，共7折面。⁸²

俄TK112《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⁸³：残卷，版本同俄TK27。首自“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至《知见不生分第三十一》之“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口”处止。楷体，页6行，行13字，上下单边。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与俄TK104为同类版本。6折面，折面7×13厘米，文面7×10厘米。纸色浅灰，每厘米7道帘纹，厚0.11—0.12毫米。写刻体，13世纪初的。⁸⁴

以上六种，即俄TK27、俄TK28、俄TK104、俄TK106、俄TK112、俄TK115为同一版本，而孟列夫则以为俄TK106、俄TK112、TK27是同一版本，且认为是13世纪初的。他可能是根据纸张来判断的。

俄TK29《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⁸⁵：残卷。首自“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法皆从此经出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至《庄严净土分第十》之“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訶萨应如是生清净心”处止。宋体，页8行，行14—17字，上下单边，左右双栏，白口，册页装，版口上部中书“金”字，为佛经首字，下部中书“八”字，当原卷页码。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蝴蝶装。和俄TK101卷是同类刊本。页面6×9厘米，文面5×7.5厘米，纸色浅灰黄，涩滞，厚0.11—0.13毫米。金刊本(13世纪上半期的)。⁸⁶

俄TK30《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⁸⁷：残卷，版本同俄TK29。首自“须菩提言甚多世尊”至《持经功德分第十五》之“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次自“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寿”至《福智无比分第二十四》之“须菩提若三千大世界中所有诸须”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蝴蝶装，与俄TK101卷的印版相同。页面6×6.5厘米，文面5×7.5厘米。纸色浅灰，纸质光滑，厚0.11—0.13厘米，每厘米7道帘纹。金刊本(13世纪上半期的)。第11页的背面粘着一层好像纱布的薄布(当时的裱褙)。⁸⁸

俄TK101《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⁸⁹：残卷，版本同俄TK29。首自“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至《依法出生分第八》之“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何以故须菩提”处。此显承俄TK29《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之“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法皆从此经出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语；次自《究竟无我分第十七》题名至“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处。此当接俄TK30卷“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寿”之前；次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于法不说断灭相”至《不受不贪分第二十八》之“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蝴蝶装，页面6.5×10厘米，文面5×7.5厘米。纸色黄，纸质光滑，厚0.14—0.17，字小，金版本(13世纪上半期的)。⁹⁰

82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03页。

83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第26~27页。

84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04页。

85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19~20页。

86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04~105页。

87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20~24页。

88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05页。

89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册)，第395~397页。

90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104页。

以上三卷，大体为同一版本且同一卷宗，破损割裂，遂为三处。孟列夫亦认为同属于一个版本，且认为是13世纪上半期的金刊本。

俄TK317《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卅八题签》⁹¹：残片，唯存“多经见第一百卅八”数字。

俄Φ229、Φ241《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九十二》⁹²：残。首自“育者清静与一切智清静无二无二分无口”至“即补特伽罗清静何以故是补特伽罗清静”止，以下残。正文行17字，精美行楷，上下细细单边，行间细细界格。

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凡六百卷，略称《大般若经》，唐玄奘译，收于《大正藏》卷5—7。经旨说明世俗认识及其面对之一切对象，均属因缘和合，假而不实，唯有通过“般若”对世俗真相之认识，方能把握绝对真理，达于觉悟解脱之境。为大乘佛教之基础理论，亦为诸部般若经之集大成者。般若部本为《大藏经》中最大者，约占全部“经藏”的三分之一；而《大般若经》又占般若部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则为《大品般若》、《小品般若》、《金刚般若》等诸经。为较后出之般若经典，时约大乘经典成立之中期。玄奘之前，已有若干般若经之汉译，然因未能周备，故玄奘乃集众重译，自高宗显庆五年(660)正月至龙朔三年(663)十月译成。翌年二月，玄奘即灭寂。全经共有四处，十六会，六百卷。四处，系佛陀宣说本经之四个处所，即：王舍城鹫峰山、给孤独园、他化自在天王宫、王舍城竹林精舍。十六会中，第一、三、五、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九会为玄奘新译，共计四八一卷，其余七会为重译。

俄TK260《金刚杵塗采版画》⁹³：粗边的金刚杵像，像中间的一个圆圈中有个藏文字。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一纸，10×20.5厘米，版画的虚线、粗边和圆圈被涂成蓝、黄、红、绿等色，元版本(14世纪中期的)。⁹⁴

以上39号各类《般若波罗蜜多经》，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现存黑水城出土文献中，反映西夏般若信仰的经典大概。其中，既有大乘佛教之基础理论，亦有诸部般若经之集大成者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又有护国三部经之一的《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也有作为《大般若经》之一部分的《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等。其中以《金刚经》最为流行，共存经典、版画、题记等共29号，占全部保存般若经的74.3%。就西夏般若信仰风行的时间来看，最早者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四月八日，由地方官梁某刻行的俄TK149《金刚般若经钞第五》，它的出现说明了汉文佛教经典流入西夏，开启西夏佛教经典阅读的历史事实；其次，较早出现在西夏的同类经典为西夏汉族人陆文政于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的八月壬申朔(9月15日)为母亲亡灵祈福的俄TK158、俄TK159《夹颂心经一卷》；其后西夏仁宗时期无疑是般若经典的迅猛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有天盛十九年(1167)五月五日，由太师上公任得敬施刻的俄TK124、俄TK125《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还有天盛十九年(1167)五月九日由西夏仁宗本人施刻的俄TK128《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后者一次性开版印造番、汉两种文字共二万卷散施臣民，且伴随有烧结灭恶趣，中围坛仪，并拽六道，及讲演《金刚般若经》、《般若心经》，作法华会、大乘忏悔，放神幡，救生命，施贫济苦等事。此后，俄TK14、俄TK17、俄TK18、

91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1~14页。

92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93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第329页。

94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233页。

俄TK39、俄TK41、俄TK45六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刻行于西夏仁宗乾祐二十年(1189)三月十五日,主持刻写者为正宫罗皇后。而据俄TK16和俄TK42、俄TK44、俄TK46、俄TK48、俄TK49、俄TK52、俄TK54、俄TK57的排版情况,则可能是后来翻刻乾祐二十年(1189)三月十五日罗皇后版者。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孟列夫提供的线索,另有俄TK43、俄TK19、俄TK31、俄TK32、俄TK33、俄TK34、俄TK35、俄TK37、俄TK36、俄TK38、俄TK308、俄TK40等12号卷子为罗皇后1189年甲种本,俄TK89、俄TK47、俄TK51、俄TK50、俄TK55、俄TK53、俄TK56等7号卷子为罗皇后1189年乙种本。虽然罗皇后此次的施刻并无序跋介绍施刻的原因、规模等,但此次施刻保存下来的经卷如此之多,可见当时的规模一定不小。此外,按照孟列夫的推测,俄TK18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11世纪下半期的宋刊本;俄TK144《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11世纪末的西夏刊本;俄TK279《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可能是1132年的宋刊本;俄TK182《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俄TK189《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俄TK141《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上》是12世纪上半期的西夏刊本;俄TK247《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版画》是12世纪中期的西夏刊本;俄TK17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12世纪下半期的西夏刊本;俄TK180《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12世纪后30年西夏刊本;俄TK179《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12世纪末的西夏刊本;俄TK116《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注》是12世纪末的金刊本;俄TK26、俄TK27、俄TK28、俄TK104、俄TK106、俄TK112、俄TK115《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是13世纪初西夏刊本;俄TK29、TK30、TK101《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是13世纪上半期的金刊本;最迟者是14世纪中期的元刊本俄TK260《金刚杵塗采版画》。按照这个推测,则自11世纪初至13世纪上半期,即西夏的发展、繁盛、衰落和灭亡时期,均是般若经的流行时期。其时不仅是大量的西夏刊本的出现,也还不时有宋、金版本的流通。西夏般若经的流传,多是西秦及唐宋以来的名家译本,此外,也有西夏自己经师的译本。而且差不多这些译本几乎都是中原从未见过的,其意义自不必说。其中流通的宋人著述,经题和内容也多有不见中原传统文献著录。最为重要的是,金刚经的集中出现,说明了西夏人的偏好,其般若经信仰并不以全面系统为努力方向,而是具有非常大众化的流行轨迹。且上至皇室王公,下至黎民百姓,乃至僧侣信士,均不约而同的选择适应这种流行趋势。这显然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作者通讯地址: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成都 610068)

